

【人生风景】

□戴荣里

## 门卫兄弟



准酒鬼都有这样的体验，回家会遇到门卫刁难。我很幸运，喝醉了，门卫兄弟很体贴我。喝多了会主动替我开门，送我到家，把我当哥哥或叔叔，到家，酒就醒了一半。

一生没少和门卫打交道，单位的门卫，家属院的门卫，当然还有外单位的门卫。最喜欢的还是单位的门卫，最初的门卫都是本单位的员工，我那时写小文章，又没有享受报纸的资格，所以只要有我的文章发表，门卫兄弟就会偷偷留下来。有一个门卫，最初和我在一个工班，抹灰工。这小子“狡诈”，有我文章的报纸，藏在身后，总要我先给他一点小恩小惠，才肯给我。后来，我离开泰安，他不久就去世了。接到他的噩耗后，我心疼了好几天。

前妻曾做过门卫，经常说门卫的辛苦。前妻人直率，但她所评判的人基本准确。对她好的同事或领导，后来都混得很好，对她恶言恶语的人最后的结局都不怎么样。她是一位很较真的人，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领导，在开关门之间，在送报纸的快慢之间，人间冷暖已经知道许多。

曾在某个冬夜，我替前妻值班，才知一个门卫的难处。冬天里，一个门卫就要在别人的幸福里感受频繁开门的琐碎。我在那个冬夜里，感受到了门卫的艰辛，而前妻大概做了三年门卫，我很钦佩她。

后来的门卫大多是聘请的保安，

形式上是正规了，感情上却隔了一层。后来我到北京工作，曾经做过办公室副主任，对门卫兄弟情同手足。有个门卫，东北人，年过三十未娶妻，问其缘由，家穷所致。每到春节，我都会给他买一身衣服，一直买了三年。那时我在北京良乡住集体宿舍，每次深夜喝酒回来，门卫兄弟情同家人，送我到宿舍。门卫兄弟说，我就是他的乡下老哥，这话我信。

因为出身寒微，对寒微岗位的人多了一丝亲近。所以来搬到所谓的高楼大厦，依然对门卫兄弟保持深厚的情感。平时来单位找我的人，门卫兄弟格外尽心。想一想，真正要感谢单位的这些门卫兄弟们。他们名义上是保安，我感觉就是我故乡左邻右舍的兄弟。

如今，家住在条件较好的小区，小区的门卫也是尽职尽责。见我老远打招呼，深夜酒醉回家，有时他们会

送我到楼道口；我的学生邮寄来礼品或书，放到门卫不会出现丝毫差错。每当我看到有人对门卫冷若冰霜或恶语相向，我心头总会一紧，感觉到他们所不屑的是我的兄弟。

无论是曾经做过门卫的前妻还是每天见到的门卫兄弟，门卫所给我的感受不仅是一份求生的工作，更多时候，我感觉是做人的艰难。我曾见到过一些煞有介事的门卫的嘴脸，但更多单位的门卫，给我的感觉是朴素的情怀。追溯一下，工程队的

门卫、机关的门卫、家属院的门卫、北京城里高楼大院的门卫，见的门卫越多，对门卫的情感越深越浓。生活其实很简单，以一种舒缓的格局对待周围的一切，一切就充满了温暖。

每天清晨，我离开小区时，享受小区门卫的祝福，迎接我的是单位门卫的笑容。对我而言，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民众，但这些人给我的感受让我拥有每个真实的白天，让我在夜晚的轻松里，回忆这个本应该是隔断的疏通，严肃的美好，回忆这些本来可称为阻碍你抵达的门槛。

感谢门卫兄弟，也感谢曾经做过门卫的前妻，所有的尊重与喜悦，大概与所处的位置无关，与你和对方所呈现的态度有关。

有时，在千辛万苦之后，一个生活中人，需要的可能就是门卫兄弟的一张笑脸。哪怕，门卫兄弟的笑脸之后藏着万千的辛酸。

[大众讲坛预告]

## 情随境迁 活色生香

——简谈中国花鸟画源流发展与演变

主讲嘉宾：陈健

花鸟画与人物画、山水画并列为中国国画的三大画科。作为一种绘画形式，花鸟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以图案样式出现在器皿上。本期大众讲坛邀请到济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、水墨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健，他将为读者讲解中国花鸟画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以及代表作品的赏析。

讲座时间：10月14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：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

[流金岁月]

## 追梦芦苇丛

□田爱芝

今天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吃过午饭后沿着操场溜达一圈。

忽然，一阵清脆婉转的鸟鸣将我的目光引向了操场东边的那片芦苇丛，蓦然发现这片芦苇已长得郁郁葱葱，里面还掺杂着一些不知名的开得正艳的小花，引得蜂飞蝶舞。记得年初乍暖还寒的时候，和朋友天天来操场，仔细找寻被春风吹醒的小生灵，一茎嫩芽、一抹新绿，都会带给我们诸多欣喜。唯独这里只有一人多高的枯黄的芦苇，当时还在想：这片地方没见水，也没有人收割，还会有新的生命开始吗？如果有，是从枯苇中间挺拔而出还是另生枝节、旁逸斜出呢？

如今，在不经意间，它们竟长得青葱茂盛，那些欢快的鸟儿是否将巢也安于此呢？此情此景更是触动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我们村子虽属穷乡僻壤，却是三面环水，尤其是村子西边的两个大池塘（我们当地俗称“湾”），一年四季，都是我们的乐园，让我至今仍然魂牵梦萦。从村子向西有三条路，一条主路，两条崎岖的羊肠小路。主路北边是一个大湾，大湾分东西两部分。东半部分供大人们洗衣，孩子们嬉戏。西半部分种着莲藕，一到夏天，碧绿的荷叶便遮住了半个池塘，荷花含苞待放，美不胜收。偶尔渴了，我们还会随手摘一片荷叶，包了水，然后捣一小洞，对着嘴喝。有些胆大的男孩子向深水处摘一朵荷花，或是一个硕大的荷叶，或是采摘几颗青青的莲蓬子儿，我往往羡慕不已。

主路南边就是芦苇湾了。那些芦苇浓密茂盛，高可过人，我总觉得神秘莫测，并且有丝丝恐惧感，总想着里面会不会有咬人的虫，可怕的蛇，抑或有坏人藏在里面？虽自小在农村长大，但我特别怕虫子，尤其是蛇，所以一个人是从不敢涉足此处的。

有一次大着胆子，跟着俩姐姐，还有几个伙伴小心翼翼地下了芦苇湾，密不透风的芦苇丛里居然有好多鸟巢，我们还意外地收获了几颗小鸟蛋，当时真是满心欢喜，宝贝似的捧回家。我和两个姐姐忙得不亦乐乎，找盒子，铺棉花，给鸟蛋安家，企盼着小鸟宝宝破壳而出，但终未如愿——那是唯一的一次芦苇丛冒险。

眼前这片芦苇丛充满生机，蓬勃向上，我在校几年却未曾踏入半步，或许儿时对芦苇湾的神秘和恐惧感已植入内心深处。今天不知为何，忽然童心大起，要不改天找个同伴一起进芦苇丛探个究竟，或许真能追寻到童年时的快乐！

【悠悠往事】

## 村里来了卖货郎

□帅志星

故乡在鲁西南，四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村。

知了叫得正欢的时候，天气越来越热。临近晌午，庄稼地里没有要紧的农活，男人们坐在村头聊着当年的收成；老人们拿着蒲扇，蹲坐在屋门口打瞌睡；孩子们总是不知疲倦，拿着长木棍到处粘知了；大黄狗伸着长舌头，跑前跑后，孩子们扔下的知了是它的美味。
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！”一阵清脆的拨浪鼓声在村口响起，紧接着“破铺衬，烂套子，小孩的破帽子；旧鞋底，废塑料，不能穿的烂棉袄，拿头发来换针——”那个“针”字声音拖得很长很长，如歌声悠扬，打破了小村多日的沉寂。“卖货郎来了”，孩子们兴奋地叫着，飞快地跑到村口去迎接。

每隔十天半月，卖货郎就会推着独轮车来一趟。我家在村中央，大门口敞亮，周围住户比较集中，是卖货郎停车的好地方。独轮车还没停稳，周围就马上围满了赤脚丫的孩子们。

卖货郎看上去有六十多岁，脸黑，瘦削，有点营养不良。大黄狗并不咬，摇着尾巴迎上去，这里闻闻，那里闻闻，和卖货郎像多日不见的老朋友。

车子前面放着一个大木箱，里面是当时农村十分“走俏”的东西；后面放着个大竹筐，用来存放收来的各种破烂。卖货郎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，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针头线脑、香烟火柴、学习用品，还有姐姐们喜欢的雪花膏、红头绳、发卡等等。孩子们踮起脚尖，用手扒着箱子，眼睛紧紧盯着花团糖豆、各种玩具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这时卖货郎总会说：快回家给大人要钱去！那时家里几乎都没有钱，不过，可以用破烂换！

他的话提醒了孩子们，大家飞快地跑回家，从床底下，棚子上，夹道儿里，到处找值钱的东西。有的拿出破布头；有的捧着地瓜干；也有偷拿家里鸡蛋的，急急忙忙跑过来换取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生怕卖货郎走了似的。

奶奶有时会给我一团平时积攒下来的头发，让我拿去换东西。卖货郎说太少了，换不着啥，只能换一包糖精。我接过小纸包，赶快跑回家，到厨房里盛一碗凉水，放

□李成恩

黄河源头卡日曲  
积雪悲伤，落日喜庆  
行走的姑娘像个谜

在卡日曲摔了一跤，双膝红肿  
好比在宽敞大街上捕获了一只可爱的野狼  
世上之事，无法想象  
我怀抱野狼  
犹如抱着落日  
我通红的双膝在白雪的映衬下  
像两只羞愧的野狼  
一拐一跛  
也是另一种陌生的欢乐

卡日曲，短暂的卡日曲  
落日赶在黑夜之前光临  
我努力辨认落日的方向  
哦，辽阔的土地全是落日  
我努力站在黄河源头，双膝像野狼  
心脏像积雪，站稳了——  
大风吹起了黄河源头  
大风顺便也吹起了  
我这部诗集的源头

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